

現代譯詩名家(四)

戴

望

舒

莫渝

一、生平簡介：

戴望舒，學名戴朝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五日出生於浙江杭州，祖籍南京。先後用過的筆名有（戴）夢鷗、（戴）望舒、朗芳、江思、文思、陳御月、艾昂甫等。一九二一年就讀杭州宗文中學（今杭州十中）時，與施蛰存、戴杜衡諸人結識，進而成為文學莫逆，籌組「蘭社」，出版四開旬刊「蘭友」，刊登舊體詩詞、小說。一九二二年秋，與施蛰存進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兩年後，進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一九二六年轉入震旦大學法科一年級。詩作開始發表於同人刊物「瓔珞」。一九二七年三月，因思想激進，與杜衡一起被軍閥孫傳芳拘留，由同學擔保獲釋。一九二八年秋，大量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第一本詩集「我底記憶」，收詩作廿六首，由水沫書店印行，詩風異於當時流行的新月詩派，帶給詩壇另一種新鮮的印象；在此之前，詩作「雨巷」等六首登載「小說月報」十九卷八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遂有「雨巷詩人」的美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戴望舒自費赴法留學，在里昂中法大學肄業，一年後到巴黎大學聽課，一九三四年八月，到西班牙旅行，一九三五年春，回到巴黎，夏，從法國返回中國，定居上海。留學期間，仍舊寫詩，撰遊記和散文，更多的時間花在翻譯工作上。

歸國後，繼續文學事業，主編「現代詩風」，「新詩」月刊。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九三八年初，避居香港，主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香港淪陷後被捕，受盡折磨，在獄中寫下「獄中題壁」名作。抗戰勝利，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上海，擔任教職。一九四八年五月，被迫離滬再赴香港。一九四九年三月，舉家遷至北平，擔任國際新聞局法文編譯，十一月，哮喘病復發，翌年，病情惡化。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三月七日，安葬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

戴望舒是有才氣的抒情詩人，除「我底記憶」外，生前尚有三冊詩集「望舒草」（一九三三）、「望舒詩稿」（一九三七）、「災難的歲月」（一九四八），這些總計九十來篇的詩作，使作者成為新文學以來具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有些論者將他歸入中國象徵派代表詩人之一，大部分評論家推崇他是現代派的重要詩人。他生前曾自譯六首法文詩，一九八二年，北京中國文學雜誌社印行法文版「戴望舒詩選」，合計七十首，列入熊貓叢書，更引起外國學者對他詩歌的興趣和研究。

除詩作外，古典文學的整理、論述和筆記有「小說戲曲論集」（一九五八）；散文、遊記、論評有「戴望舒文錄」（一九八

七)；數量最龐大的屬他的譯作，包括文學理論、思潮、小說、童話和詩歌，據粗略估計，達三百萬字之多，這些翻譯作品，遺憾的是只有少量繼續重印（並非誤譯或譯筆差）。

縱橫文學界三十年，戴望舒扮演著傑出的詩人、成果豐碩的翻譯家、有理想的雜誌報刊編輯，這三種角色的光芒，不僅刺激當時文壇，也影響後代。

一、譯品。

1. 屋卡珊和尼各萊特——上海光華書局，一九二九年。本書為法國古彈詞（古典傳奇故事詩），施塾存撰序。

2. 現代法國詩抄。

3. 現代西班牙詩抄——以上二書未刊印，僅在戴望舒主編「現代詩風」第一冊（一九三五年十月）刊登出書預約廣告。

4. 道生詩歌全集，與杜衡合譯，一九三〇年前完稿，未刊印，由戴好友施塾存保管。

5. 蘇聯詩壇逸話——上海雜誌公司，一九三六年。

6. 西班牙抗戰謠曲選——香港大地書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7. 惡之華掇英——上海懷正文化社，一九四七年三月。列入劉以鬯主編，懷正文藝叢書之三，全書選譯波特萊爾詩集「惡之華」廿四首，及梵樂希論文乙篇「波特萊爾的位置」。

8. 洛爾迦詩抄——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譯詩卅三首，由施塾存整理交印。

9. 戴望舒譯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詩苑譯林之一），一九八三年四月。由施塾存整理撰序，全書分：法國詩選（十人五十一首）、「惡之花」掇英（初版「華」改為「花」）、西班牙詩選（十二人三十一首）、洛爾迦詩抄、雜譯各國詩（三國五人十四首）五部分。

10. 戴望舒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梁仁編，書前有出版社的「出版說明」、施塾存的「引言」。全書包括戴望舒的所有詩創作、譯詩和詩論三部分。譯詩部分較前8.「戴望舒譯詩集」增加：道生詩集、屋卡珊和尼各萊特以及一些零碎散章，如法國詩人阿波里奈爾的名詩「密拉波橋」、比利時詩人魏爾哈哈的「窮人們」等。

二、譯詩理論。

1. 說「詩不能翻譯」是一個通常的錯誤。只有壞詩一經翻譯才失去一切，因為實際它並沒有「詩」包涵在內，而只是字眼和聲音的炫奇，只是渣滓。真正的詩在任何語言的翻譯中，都永遠保持著它的價值。而這價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時間也不能損壞的。

翻譯可以說是詩的試金石，詩的蘊藉。

不用說，我是指並不歪曲原作的翻譯。

——摘錄自「詩論零札」（原載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香港「華僑日報」「文藝」周刊第二期）

2. 翻譯波特萊爾，是一種試驗，來看看波特萊爾的堅固的質地和精巧純粹的形式，在轉

變成中文的時候，可以保存到怎樣的程度。

——摘自「惡之華掇英」譯者後記

四、評價。

戴望舒生前摯友，死後保管整理並代為出版遺著的作家施塾存先生，在「戴望舒譯詩集」序內，提到「望舒譯詩的過程，正是他創作的過程。譯道生、魏爾倫詩的時候，正是寫『雨巷』的時候，譯果爾蒙、耶麥的時候，正是他放棄韻律，轉向自由詩體的時候。……譯『惡之花』的時候，他的創作詩也用起腳韻來了。此中消息，對望舒創作詩的研究者，也許有一點參考價值。」接著，在「戴望舒詩全編」的引言中，施塾存再度提到：「從這個譯詩集，我們可以看出望舒的譯詩工作是和他的創作互為影響的。」施先生以初期、中期和後期的譯詩與創作略作比較，筆者曾撰過一文「賈穆和戴望舒」（刊登「中外文學」二〇三期，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略述戴望舒譯介法國詩人賈穆（耶麥，一八六八—一九三八），並受其影響的某些創作詩篇。

詩人鄒荻帆選編詩人譯詩選集「月照波心一顆珠」，一九八五年花城出版社，再版時書名改為「迷娘歌」，選錄三十五位詩人的譯品中，可以看出創作與翻譯互為影響的有劉湛秋、穆旦、郭沫若、艾青等人，其中，一生的詩業隨著譯品互相激盪，濺出美麗浪花者，當推戴望舒了。

對戴望舒個人言，譯介外國詩是他充實創

作的最佳營養；就當時文壇的風氣與時局言，戴的譯詩也具有時代的脈搏，比如他譯介「西班牙抗戰謠曲選」與「洛爾迦詩抄」時，國內正值抗戰，西班牙亦處於反法西斯的浪潮。他介紹這些昂揚的戰鬥詩篇，自己亦撰寫「元旦祝福」、「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名詩，可以體會詩人在創作與翻譯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時代影子。因而，北京學者王佐良肯定戴望舒的「譯詩是寫詩的一種延長和再證實。」，認為「譯詩是一種雙向交流，譯者既把自己寫詩經驗用於譯詩，又從譯詩中得到啓發。」（見王佐良文「譯詩和寫詩之間」，刊登北京「外國文學」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也刊登「香港文學」第二期，一九八五年二月）。

在台灣，戴望舒的譯詩持續地被成長的詩人們注意著。五十年代後期，他譯的法國詩人蘇佩維艾爾詩作，先後分兩期重登於「創世紀詩刊」第十、十一期（一九五八年四月和一九五九年四月，並將譯者擅改爲馮蝶衣），爲當時的詩壇注入一劑新的營養。六十年代初，詩人痲弦發表於「青年俱樂部」第二期（一九六四年十月）的「戰時十章」（詩末記撰寫時間一九五四年），即受到戴譯法國詩人愛呂雅「戰時情詩七章」非常明顯的影響，「戰時十章」的引言：「我在這個地方寫作，在那裏，人們是被圍在垃圾、乾渴、沈默和飢餓之中。」爲「戰時情詩七章」愛呂雅引錄另一位法國詩人阿拉貢的詩句。六十年代中，「星座」詩刊第十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夏季號）重登戴譯

的「惡之華掇英」內九首譯詩，和譯文「波特萊爾的位置」。七十年代初，「笠」詩刊四八期（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五日），重登「惡之華掇英」全書廿四首譯詩和「波特萊爾的位置」譯文，稍晚，後者收進莫渝編「梵樂希詩文集」（高雄大舞台書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戴望舒文學生涯不到三十年，僅創作九十餘首詩篇，翻譯的詩却有兩百餘首（法國古彈詞「屋卡珊與尼各萊特」不算），當然還有數量更多的小說翻譯，這些譯詩，以西班牙與法國居多，比起晚後的譯詩家，稱不上量大，但在質精的範疇內，他的譯筆和給予詩壇影響，仍屬佼佼者。菲律賓的施顏洲譽他同梁宗岱爲「譯詩壇雙壁」（兩人均以量少質精著名）；北京的王佐良在上引文章末了譽他爲「卓越的譯者」，在另一次談話，則推舉查良鏞（穆旦）和戴望舒爲「最成功的兩位詩譯家」。

只有營養且豐富本國文學，才是翻譯的真正價值，站在這個立足點，我們深深覺得戴望舒的創作與譯詩，是最佳的範例。

五、譯詩抽樣：

戴望舒的譯詩集中於法國和西班牙，間也有其他國度少數詩篇，在「月照波心一顆珠」選集裡，詩人鄒荻帆依自己的愛好挑了七首譯詩，其中西班牙五首，均爲洛爾迦作品，另兩首爲法國保爾·福爾的散文詩「我有幾朵小青花」和愛呂雅的「自由」。

於此，挑選五首易懂的小詩：二首法國詩、二首西班牙詩、一首蘇聯詩。挑選後者的因素，乃在於戴望舒曾透過法文，譯介蘇聯二十世紀初期的詩歌，他對蘇俄詩壇至少有不淺的了解，在他的譯詩集內有八首俄國詩：普希金二首、葉賽寧六首，「最後的彌撒」極富葉賽寧的田園抒情風格，希望讀者能由此感受轉譯文字的鑑賞能力。

六、詩作賞析：

快樂的死者

（法）波特萊爾

在一片沃土中，那裡滿是蝸牛，
我要親自動手掘一個深坑洞，
容我悠閑地攤開我的老骨頭，
而睡在遺忘裡，如鯊魚在水中。

我恨那些遺囑，又恨那些墳墓，
與其求世人把一滴眼淚拋撇，
我寧願在生時邀請那些飢鳥，
來啄我的賤體，讓周身都流血。

蟲豸啊！無耳目的黑色同伴，
看自在快樂的死者來陪你們；
會享樂的哲學家，腐爛的兒子。

請毫不懊悔地穿過我臭皮囊，
向我說，對於這沒靈魂的陳屍，
死在死者間，還有甚酷刑難當！

屋子會充滿了薔薇 (法) 耶麥

屋子會充滿了薔薇和黃蜂，
在午後，人們會在那兒聽到晚禱聲，
而那些顏色像透明的寶石的葡萄
似乎會在太陽下徐徐的幽蔭中睡覺。
我在那兒會多麼地愛你！我給你我整個的
心，

(它是二十四歲)和我的善諷的心靈，
我的驕傲，我的白薔薇的詩也不例外，
然而我却不認得你，你是並不存在，
我只知道，如果你是活着的，
如果你是像我一樣地在牧場深處，
我們便會歡笑着接吻，在金色的蜂群下，
在涼爽的溪流邊，在濃密的樹葉下。
我們只會聽到太陽的暑熱。
在你的耳上，你會有胡桃樹的陰影，
隨後我們會停止了笑，密合我們的嘴，
來說那人們不能說的我們的愛情；
于是我會找到了，在你的嘴唇的胭脂色上，
金色的葡萄的味，紅薔薇的味，蜂兒的味。

海 螺

(西) 洛爾迦

——給納達麗坦·希美奈思

他們帶給我一個海螺。
它裡面在謳歌
一幅海圖。
我的心兒
漲滿了水波，
暗如影，亮如銀，
小魚兒游了許多。

他們帶給我一個海螺。

在鏡子裏 (西) 阿爾陀拉季雷

在鏡子裡照一照你自己，
然後看你的這些遺忘了的肖像，
你往昔的美麗之落英，
我要給你繪一幅新的肖像，
將你從你的現在采擷下來，
而當你已消隱了，只是
漂渺的香，只是靈魂和記憶時，
我將把你的這些肖像
裝在那沒有花的莖上，
來看你像香一樣地氤氳，
像形一樣地殘留在這地上。

最後的彌撒 (蘇) 葉賽寧

我是最後的田園詩人，
在我的歌中，木桶是卑微的。
我參與着揮着香爐的
赤楊的最后彌撒。

脂蠟的大蠟燭
將發着火焰燒盡，
而月的木鐘，
將喘出了我的十二時。

在青色的阡陌間
鐵的生容不久要經過，
一只鐵腕行將收拾了
黎明所播的麥穗。

陌生而無感覺的手掌，
這些歌是不能和你一起存在的
只有那些麥穗馬
會悵惜他們的主人。
微風將舞着喪舞
而吸收了它們的嘶聲。
不久，不久，那木鐘
將喘出我的十二時。